

老爹的手艺

牟进军

离世近30年的老爹生于1931年，因先天耳背，故一天学未上。打记事起，老娘就跟我 说：“你爹不识字，但人很悟灵，只要见来村搞修理的人，就紧盯不舍，而且总会看出门道来。到他19岁我们成家时，已是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修理工匠了”。

有了修理天赋与技能，却苦于没有工具，老爹便在节衣缩食上用劲。不到一年时间，就置办了锤头、钳子、铁锉、烙铁、活扳子、铁剪子、螺丝刀……再后来，勤快能干的老爹如鱼得水，布兜渐渐鼓了起来。于是，就自作主张花147元买了全村第一辆自行车，得以便捷地四处施展手艺。凭老爹一己之力，原本一贫如洗的家境逐步殷实了起来。

受雷锋精神鼓舞，从善如流的老爹思想境界陡然提升——凭手艺无偿为人民服务。于是，不到40m²的庭院就成了不挂牌的服务站。家里最热闹的行当要属理发，几乎天天都有排队等候者。上世纪70年代初，老爹用的还是两手并用的木柄推子，后来换成钢质单手推子，但不管哪一款，每

天不停地磨损都钝得快，老爹干脆练就自磨刀片功夫，那精湛的手法即使现在也没几个人玩得转。再就是无休止的修理活计，早、中、晚饭前、饭后，只要不巡山(老爹为全村唯一护林员)，他似乎总是埋头于没完没了的义务劳作中，而且一向是来而不拒。在那个年代，我们兄妹4人想吃块糖是很困难的，老爹却为自己的善行而乐此不疲、执着忘我。“烧包”(土语：有显摆、逞能之意)！是老娘责怪老爹常挂嘴边的两个字，甭说工夫不计钱，单讲折断的钢锯条、磨损的气筒活塞、丢失更新的工具等，每年不知要倒贴多少钱。有年初冬，老爹被外村请去编苹果筐半月没回家，错过大白菜窖藏时间，结果一冬天全家只得吃烂菜帮子。来年秋，也是忙于为他人服务，家里没备烧草，老爹就花5元钱从大队仓库买回一大堆部队拉练时铺陈的、谁都不愿烧的麦秸草，结果老妈用于做饭时一枚遗落其中的雷管爆炸了，当时整个炉灶和铁锅面目全非，老妈也受到极度惊吓。这种发生在老爹身上的“糗事”，在老妈和我们记忆中不胜枚举。“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这是老爹

在世时，爹娘关系留给我的深刻印象。用老娘的话说：“你爹有手艺、有能耐做好事我不反对，但总不能让老婆孩子跟着喝西北风吧！”

老爹编织手艺堪称一绝，村里用的、市场摆的、我所见的筐篓篮囤，那结实、精美程度几乎无人能出其右。尤其所编的黄茛篓子，亲戚朋友逢年过节拐着串门脸上都有光。老爹编出的苹果筐，曾作为优质品在乡里展览，并为此在本村和邻村培养了几十名徒弟。

俗话说：“木匠的孩子会刻钻(楔子)，铁匠的孩子会打蛋。”在老爹耳濡目染下，读初中时，我就为不少邻村同学修过挂锁、手电，并学会给同学理发，直到上高中、进部队，这门手艺也没撂下，儿子现已26岁，自生下来就没进过理发店。加之在部队学过枪炮修理，我成家后也和老爹一样置全了实用工具，并常常为他人服务。结婚头些年我和妻子都是骑人族，车辆换件、正圈、补胎等我都亲力亲为。

遇事先想他人后想自己，终生以服务他人为快乐。如果有家风传承的话，我想这就是手艺老爹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吧！

露天电影

刘宗俊

露天电影，对现在身处网络时代的孩子来说无疑是很好奇的事，家里电视有电影频道，智能手机随时随地可以畅快淋漓地下载观赏大片，多功能影院可以舒适地看震撼逼真的3D大片，何苦费事巴力冬冷夏热地抻着脖子到外面看那黑白电影呢？但是看露天电影，却是我童年时代乐此不疲的一件幸事，伴我度过了几时的一段快乐时光，填补了我童年因文化娱乐匮乏而显得单调冗长的夏夜时光。

那时候的露天电影条件很简陋，村中心的一块空地上竖起两根杆子，一块四方四正的白色幕布一扯，两个大音箱在杆子上挂起来，不用招呼，立马就会引来许多围观的人。更多的是瞧热闹的孩子，叽叽喳喳地围着放映员，一遍遍地问“黑天放什么电影？”“电影好不好看？”这要看放映员的心情好赖，心情好的时候，会呵呵笑着耐心解答，要是恰巧赶上他心情不顺的时候，常常大嗓门一吼，大手一挥，刚才还聚拢在一起的孩子们像受惊的小鸟般地呼啦啦散去。

天还没暗下来，电影还没放映，场地上已经来了很多人。得到消息的人家早早地吃罢了晚饭，搀着老人领着孩子，孩子手里拎着马扎板凳来占好位置。手里摇着蒲扇，嘴里聊着家长里短，眼睛却随着在场地里疯跑的孩子转。

吃完派饭的放映员，放映前忙乎着倒片，做着放映前最后的准备。这时再看场地四周，已经或站或坐地挤满了人。放电影之前，村长一般会借机广播个公社或村里的重要通知，往往话还没开始，下面的小孩就开始起哄，嘴里嚷嚷着：“知道了，知道了，快放电影！”

终于，村长讲完了，电影就要开始了，首先电影投放镜头调节银幕比例，这时候很多孩子就会站起来，跑到银幕前比画手影，孩子们比画的手影，有的像小鸟，有的像小狗，更多的站起来胡乱挥动双手。

随着胶片开始滚动，放映就开始了。电影故事片开始前，一般放加演片，加演片不外乎纪录片和科普教育片两种。孩童对加演片一般都兴致不高，不时有人在跑动。故事片正式放映后，场上瞬间就安静下来了，如果银幕上开头出现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场上就会有“不错啊，是战争片！”的吆喝声传来，大家也都跟着兴奋起来；要是出现“峨眉电影制片厂”，就有人大嗓门地喊：“肯定是武打片，带劲啊！”大多数人都被带进了故事情节里，津津有味地看着，来晚的人，在外面喊替他占地方的人。那人听到了就站起来招手，后面被挡

住的人就不耐烦地吆喝起来，大家总要吵吵几句，等外面的人挤进来坐下，大家才闭上嘴，继续津津有味地看电影了。

遇到放好片，看电影的人太多，实在挤不进来，有人就绕到幕后看反影。除了字是反着的，故事情节倒一点也不耽误。

两个多小时的放映时间，有孩子挤出去撒尿，再哭喊着找不到原来的地方；有渴了回家喝水的；有看的打盹提前离场的；总之放电影的过程中很少有从头到尾安安静静的时候。到最后电影反映结束，片尾曲响起，字幕出现时，场上就会骚动起来，大声喊孩子乳名的，谁的东西掉了找不到的，一时间又是一通嘈嘈杂杂，人声鼎沸。

待人走得差不多了，必定会有人打着手电来找孩子的鞋子，或是回来找忘了拿的板凳。这时候放映员也基本收拾完了放映工具，准备回家，他们一般都是县电影公司或公社文化站的人，巡回各村放映。也别说，那阵，放映员在我们小孩子眼里可是个美差，甚至有的小伙伴立志将来也要风风光光地当个想看电影近水楼台的电影放映员。

散场后几个小伙伴一起结伴回家，路上一定兴冲冲地讨论电影的人物，尤其是看了武打片，一定会模仿里面的英雄舞枪弄棒一番。要是放了战争片，就会异口同声地夸赞片中英雄是多么英勇无畏，机智勇敢，哪个坏蛋是多么狠毒多么可恨，说着说着，话锋一转，必定会把某个小伙伴说成坏蛋，不免又是一番追逐打闹。

看了好的电影，往往回家也兴奋得睡不着觉，梦中全是电影里的镜头，辗转反侧地睡不着觉。遇到英雄偶像不幸牺牲，又不免长吁短叹，被窝里的拳头也是握得紧紧的。

结伴到邻村看电影，回来时要经过一片苹果园，苹果园里有几个坟头，有的坟头由于年久塌陷了一块，每每走到那里，总要用电影里的战斗英雄和武打高手为自己壮胆。往往是不知谁一句“鬼来了！”的恶作剧，吓得大家狼狈地一路飞奔回家，到家了，插上了门，心里跟打鼓似的怦怦直跳，心里在不断地奚落自己是个十足的胆小鬼，英雄电影算是彻底白看了！

这些经历成了我孩提时代不可磨灭的回忆，每每忆起，让人感叹岁月的变迁，生活的美好。露天电影是一扇窗，让囿于村里的人看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那时候，除了收音机，我们对历史、政治、文化的了解基本就靠电影了。一部电影，缓解了人们多少白日辛苦劳作的疲惫，给孩子们原本单调枯燥的生活带来多少开心爽朗的微笑。

秋意上河堤

范雅琳

每年回老家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小区西面几百米外的河堤了。

初秋的早晨，刚下过雨，空气里弥漫着雨后的清新和一丝丝的凉意。我急不可耐地向河堤奔去，去看一看那久违的河堤。

河堤上是一条几百米长的林荫小路，幽静狭长，两边草木枝叶茂盛，郁郁葱葱。洋槐、桂树、紫荆还有那些不知名的有粗有细、高高低低的树木，各自摇曳着吐露着夏末独有的树叶的味道。炙烤了一夏天的树叶，绿中泛上了一丝不起眼的黄，远看是看不出来的。树枝也垂了下来，就像女人一到中年便一齐松懈下来，往下堆摊的肉。只有那几棵讨人喜爱的桂树昂首挺胸，油绿绿的叶子支棱着，欣喜的等待着属于它的金秋。记得去年的十月，河堤上桂花正开。那盛开的金桂香飘十里，惹人醉。鹅黄一树，暗自流芳，清雅脱俗，沁人心脾。颤悠的枝头上，散发着唐诗宋词般婉约的幽香。那似若有若无的暗香，如缕缕轻烟，熏染着河堤的美丽，也深深留在了游子的心里。

树下的花草像刚睡醒的婴儿，伸着懒腰仰着脸笑着，享受着雨露的滋养，清晨的朝阳。三三两两散步的人，悠闲自在，陶醉其中。

下了河堤的台阶，便热闹起来。新建的两个篮球场，红色的塑胶地在阳光里格外的耀眼醒目，小小的篮球在球网里穿梭着，摇晃着，充满了动感和活力。更热闹的要属两个球场中间的小广场了。小小的广场上挤满了跳舞的人们。曼妙的舞姿在舞曲里缠绵，悠扬的舞曲飘扬在广场的上空，久久的激



荡着，宁静的河堤突然有了热闹和生气。几个耄耋的银发老人坐在广场一角的小亭子里，微笑着看着，一脸的安详。

继续下河堤往河边走去，只见小河被白色石柱做成的栏杆围了起来，围栏外有一条用沥青铺成的下路，供人行走。倚着石栏俯身望去，几米宽的小河，流水潺潺，清澈见底。河面被微风吹皱着，河堤上悠扬的音乐断断续续地飘在河面上，泛起阵阵涟漪。河边的几棵垂柳，深绿色的细叶纹理有些生硬突显，不似往日的润绿，不禁心生叹息：时光啊，总是匆匆而走，就似眼前不断流淌的河水，不留一丝情意。柳枝使劲地朝河边倾斜着，摇曳着，极力伸出长长的手臂想跨过石栏去触摸那润滑的清水碧波，真是一寸相思千万绪。曾经的绵绵情义千种风情，便纵有，更与何人说。此去经年，只待回春。

树上的小鸟浑然不知杨柳的心事，依旧从这枝飞到那枝，唧唧喳喳地叫着。柳树郁闷着却怒不能言，真是可怜。几座小石桥把两岸的河堤相连，对面的河堤一样的美丽。石栏、柳树、小桥倒映在水中摇晃着时隐时现，勾勒出河堤的早晨，是

如此的祥和美丽……

据说类似的河堤在水系发达的家乡有十几座。到了夜晚，每座形状不同的小桥上霓虹灯都会不停地变幻闪烁。倒映在水里，那水波也被染成了五颜六色，风姿绰约，流光溢彩，愈远愈艳，无不透着如诗般的美丽。像极了秦淮河的夜，只是没有桨影和从船舫里传出的歌声……

沿着河堤随小河东去，一处荷塘便出现在眼前，清澈的水面上铺满了碧翠欲滴的荷叶。绿叶丛中，一枝枝高挺的荷花亭亭玉立。粉的白的红的，散发着馥郁的香气，微风拂过，沁人心脾。有些荷花与塘边柔韧的蒲苇相连，随风摇曳，别有一番情趣。还有一只小船停泊在水中。让人不禁想起白居易的《采莲曲》“菱叶萦波荷飏风，荷花深处小船通”。近处水塘里已经有些败黄的叶子，一只枯荷鹤立枝头，在层层叠叠的碧荷中格外引人注目。一缕秋意已晕染荷塘。

美丽的城市因水而更加的美丽。漫步河堤，心旷神怡，微风吹过，一丝秋意掠上心头。走出河堤，路边的知了突然响起。哦，初秋的炎热还将继续……